

刁斗集

高寒著
刁斗集

文通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貴陽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上海第一版

文藝叢書 刁斗集 一冊

滬版西白報紙本 定價國幣陸元正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 高 寒

發行者 華 問 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印刷廠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上海 廣州 長沙
重慶 成都 昆明 貴陽

目錄

刁斗集題記

第一輯

悲劇精神與悲觀主義

說真理的冒險

藝術與藝術家

詩人與現實

詩歌的人性和人民性

第二輯

談舊詩

說新詩

恥辱的詩人與恥辱的詩歌

..... 一

..... 六

..... 七

..... 一〇

..... 一五

..... 一九

..... 二一

..... 二六

第三輯

俄國民衆憂患之詩人：尼克拉索夫·····	二九
和平的人道主義到反法西斯的羅曼羅蘭·····	三二
關於托爾斯泰·····	三七
惠特曼的詩歌·····	四二

第四輯

悼念屈原·····	四八
史記與司馬遷·····	五五
陸放翁的詩歌·····	六二
從顧亭林先生學習·····	六四
魯迅在學術上的新精神·····	六七
紀念聶耳·····	七六

第五輯

記楊保堃·····	七九
詩人教育家柏希文先生·····	八七
胡翔冬先生及其詩歌·····	八九
由致悼張天虛君所想起的·····	九五
難忘的友情——紀念鄭一齋先生·····	九八

第六輯

應該是「巡按」而不是「蛻變」·····	一〇八
孔雀胆的另一種看法·····	一一一
離離草的上演·····	一一三
「前夜」「黎明」和「黑地獄」·····	一一六
「血火」的創作和演出·····	一二八

刁斗集題記

選輯回滇以後所作雜文，命之曰「刁斗集」。這與其說是要抗拒了前方的敵人，無寧說是要警惕了後方的黑夜。

是的，濃重的黑夜！我願意聽着刁斗的冷肅的聲音，知道我是生長在血腥鬥爭着的時代，而包圍着我的却是無邊的無聲的黑夜！

但是也一樣的聽到了征人的悲笛，和戰士們的步履聲，和彷彿大地震動一樣的熱烈的氣息。

這是告訴我們天明的就要來到。所以，我們，即使是一是沒有武裝的崗兵，在黑夜中，在黑夜中的後方，也一樣的得清醒着，準備着，也是戒懼着長久歷史的社會的潛伏在後方的敵人：一切鴉梟和土撥鼠的理論，佞鬼和幽靈的學說，以及夜鴿子和骷髏的蠱惑的思想和真言。

所以，我願意看着黑夜的天，聽着刁斗的聲音，四周是這樣的淒寂，但我知道大地並沒有熟睡，中國也在重重艱苦的鬥爭中活着。

高寒，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昆明，西山。

第一輯

悲劇精神與悲觀主義

我們需要悲劇精神，我們必須克服了悲觀主義，在平居做人，處事，要如此，在抗戰時期，應付國難更應當如此！

尼采自稱爲是第一個悲劇的哲學家，也真的不愧是第一個悲劇的哲學家。他因爲研究了希臘的文化和戲劇，知道了悲劇精神的產生，多半是在一個民族或一個人，，生活力最強，最旺盛的時候。因此斷言了悲劇精神，乃是強力的象徵，而悲觀主義則是弱者，——是生命力已經耗竭了的人們的無助的產品！

所以他以爲當時的希臘能有著這樣的神話：普羅密修士偷了天火的種子給人間，後來遭了天帝的懲罰，被囚繫在冰寒陡峻的高加索山上，以凶暴的飢饉啄食其肝臟，啄食了又復生，復生了又啄食，永久的懲罰，永久的苦痛，也永久的不屈服和反抗。這便是一種悲劇精神，是偉大民族在強力新生的過程中的產品。在波斯戰役中幾次幾乎是令人難於相信的壯烈英勇的鬥爭，如斯巴達三百勇士之扼守色木巴里，阻擋波斯人的一百萬以上的大軍，如馬拉頓的突然的迎擊，終於擊退敵人，挽救了當時迫於眉睫的危亡的命運，如沙拉米海戰之粉碎了當時世界第一的強大的海軍，於是保全了希臘的獨立和歐洲文化的不被摧毀。這都是這種悲劇精神在事實上最

高的表徵。以後，則是波希戰爭以後，希臘民族因於極盛而頹敗了，於是遂有了無力的蘇格拉底的哲學，有了伊匹里德諸人的喜劇，以及斯多噶及伊匹鳩魯的學派，以及各式各樣的悲觀主義。這結果，遂永久地埋葬了希臘人，使希臘人和希臘人的精神，不復巍然的存立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悲劇精神，與悲觀主義不單在其本質上是絕對相反的兩種東西，即在作用，在效果上，也是有着絕不相同的兩種機能的。

這在後來的證據，則是披著託子，食着蠅虫和野蜜的約翰先知，預言着人類的火與聖靈，在曠野中呼叫着：「悔改了罷，你們豺狼和蛇蠍的子孫，因為天國就要來了」。結果，天國並沒有來到，反使他自己被關閉在比地獄還要黑暗的人間的牢獄裏。但即使到了這裏，也還是絕決而確信地相信着天國的來臨，也還是詛咒着豺狼的種類，和蛇蠍的子孫，這也是一種悲劇的精神。

在耶穌，這種悲劇精神，似乎更美麗也更偉大了，所以一方面說：「耶露撒冷哪，我懷抱着你，如同母雞之對於雛雞」，一方面也就受着耶露撒冷的嘲笑，咒罵，和迫害，後來還終於釘死在法利賽人的十字架上。但荒淫無恥，虛偽和欺騙的法利賽人，取得的是甚麼呢？在這時，不過是黑暗專制的羅馬人的奴隸的待遇，在後世，則法利賽人成為殘毒，無知，和欺騙的專有的名字。而耶穌的一生的歷史，則成為一幕莊嚴的偉大的悲劇，作為千載以下一切活人的最寶貴的榜樣，一切真正生活的不可磨滅的典型。

在近代，則羅曼羅蘭的英勇主義，不單是勇往直前的走向人間的真理和正義，即使那前途是失敗也罷，也還是向着那裏走去，——走到了不死的死裏，這也便是一種大勇者的哲學，一種悲劇精神的更新的標的。

所以，悲劇精神是強力的象徵，而與悲劇精神絕對相反的悲觀主義，這包括了一切失望，頹廢，一切的享樂，一切的欺騙，一切的逃避和隱遁，則是弱者，是怯懦的人們的垂死的強笑，或臨終的歎息。

●

●

●

●

但在現在，無疑的，我們已臨到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最偉大最嚴重的悲劇的時代了，侵略的法西斯的國家，假借了神聖的名義，以流血和屠殺，在非洲以飛機大砲散播了所謂文明的種子。也一樣，以無恥的謊言，蹂躪和踐踏西班牙的人民，殺戮了無數的婦女和小孩，轟炸了最可憐的農民的最後的糧食的殘餘，和最後的不足避風雨的庇蔽。在東方則最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且應用了濃黑的陰謀，殘毒的大砲在消滅着我們的歷史悠久的文明，和廣大富有的國土。所以，無疑的，我們人類，尤其是我們中國，我們炎黃華胄的子孫們，我們已臨到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最偉大，最嚴重的悲劇的時代了。

因此，我們不能不以相應的，也是超越的，最偉大的悲劇的精神，來挽回了當前的人類和歷史的空前的劫運和厄運！

是的，我們必須有着這種精神，並且已經有着這種精神了。所以，阿比西尼亞土人們仍是在以肉彈抗拒着意大利人的鐵砲和鋼槍，西班牙的農民和工人，也在以血肉和空拳，和佛朗科豢養着的野獸們在搏扎，甚至於未死的婦女和小孩，也久久忘記了死與恐怖，在戰場，在廢墟，在屍骨堆中，叫豪着他們所能叫嚷着的戰叫。在中國，飢餓的大眾，也一樣，在以他們的悲壯和英勇，十分慘烈地，十分壯烈地，和東方的文明的野獸搏鬥着。正義真理的光輝，獨立和

自由的熱餓，燃燒在每個被壓迫者，每個真正的人們的心中和口中。那怕最無名的一個小卒，其本身所成就的，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比普羅密修士，比約翰，和耶穌所成就的還要偉大，還要神聖的事業。他們的悲劇的精神，不單是預言了人類的新的未來，和中華民族的新的中國，且也要以血和淚，在死與火餓之中，來親手製造，也親手鍛鍊了人類的新的未來，和中華民族的新的中國！

◆

◆

◆

◆

所以拜拉西爾爾在西歐販賣着火柴，讓年青的詩人，佛克斯（F. Fox）死在西班牙的戰場裏，讓最偉大的作家賴爾克（F. G. Lork）死在黑衫突擊隊的槍彈下，也讓黃河的洪水和戰爭消滅了古老的中國，我們臨到了一個最偉大的悲劇時代，我們還是以空前的悲劇的精神，來粉碎了一切，來創造了一切，來新生了一切罷！

所以，我們需要的，祇是悲劇精神，每個人，每個人所有着的也正是悲劇精神，每個人也都有着這個機會，這個權利，在時代的舞台上，表演了他的最美麗，最悲壯偉大的歷史的光榮的悲劇！

也讓這種悲劇精神，如同光，如同火餓一樣的，熊熊燃燒着，燒滅了一切的悲觀主義，一切在大時代之前感到無力，一切在新的未來之前，感到失望的所有的一切的徬徨不安，一切的荒淫無恥，一切的畏縮和欺騙，一切的自私和妥協，……讓他們都自然消滅，也必然地被消滅罷！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悲劇精神，我們所必須有的，已經有着的是悲劇精神！我們所不能不克服，

且應當克服，也必然克服的，則是各式樣的悲劇主義！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新動向第三期）

說真理的冒險

從前尼采的獅子吼：「真理是一種冒險，但是誰敢冒這個真理的險呢？」

後來，尼采以自己的生命，來回答了他所提出的問題。於是，首先與人類和文化挑戰，——或者說與低劣的人類和庸俗的文化挑戰。結果，所得到的自己的命運，首先是孤獨，後來是瘋狂，最後則是死滅。

也有著別的思想的戰士，從生活的別一個角落，從別的思想的途程，來探觸了真理，結果自然是更壞了，或者是流亡，或者是放逐，或者是囚禁，或者是殺戮。

但是人們即從他們的屍骸的燐火上面，照見了人類的一線的希望，和一線的光明！

但在中國，似乎自來很少有這樣的戰士。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是所謂的「中庸之德」；祖傳的人生哲學，是所謂的「明哲保身」。「戒之哉，勿多言，多言多患；勿多事，多事多敗」！於是講調和，求折中，八面取巧，兩頭獲利，中庸之德，成為求媚主子，取寵固位的寶符。談風月，談詩詞歌賦，談神仙鬼怪，談古事，談女人，談吃喝，談太陽曬屁股……甚麼都談，祇是不要談現實，談真理。於是在個人沒有危難，沒有災禍，在社會沒有問題，沒有不安，身樂心泰，肥肥胖胖，風調雨順，天下太平，中國也就混混沌沌的過了這幾千年。

但現在，遭逢到民族的空前的大危機。中華民族的生存，碰到一種鋼鐵的試鍊了。中華民族必須以真的認識，和真的力量來搶救自己的危亡，來爭取自己的生存！欺騙和愚弄，暴力和陰謀，在過去閉關時代，自己統治，即使可以收效，但在國際爭鬥，在力與力的競賽的歷史劇中，其結果是怎樣呢？眼前的事實，便是極冷酷的回答。日本的不情的轟炸，和殘暴的屠殺，不單是證明了我們的揖讓雍容，八面圓滑，不能保證了我們的不敗，也證明了我們的國防，教育，軍事，文化，究竟是建築在甚麼樣的一種基礎之上！

這是多麼可悲，自己不能，不敢，也不許來接近，來探觸的現實和真理，現在却由我們歷史上最大的仇家，也是最兇暴的敵人，來爲我們不情地揭破了！

現在看罷，我們一切迴避現實，蒙閉真理的老辦法都已無用！中國人如果還沒有完全消滅了學習心理上的所謂「試錯法」，敵人的轟炸和屠殺當會使我們覺醒和轉念了罷？

果爾，我們希望我們，所有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民族的神聖莊嚴的子孫們，首先敢於冒着真理的險，然後才可以有求生存的正確而堅強的識力和實力！

（南風）

藝術與藝術家

（一）

藝術家，如羅丹之所說——首先得作爲一個儼然的人樣的人，存活在現實的人間，並不是存活在藝術家親手所製造的虛空的夢幻裏，或者存活在暴力或無智者的欺騙的謊話裏，他從現實的人間生長出來，他要深入到人間的現實裏去，而藝術便是他的作爲人的存在和活動的有效

而有力的工具！因此藝術並不是用來自己麻醉或麻醉別人的騷司的美酒，也不是用來蒙閉或沖淡了現實的朦朧的霧靄，更不是使人逃避和忘却了現實的天堂，它存活在現實的人間，反映了現實的人間，推進和改造了現實的人間。

要這樣，所以真的藝術，真的人的藝術，並不是快樂或舒服，也不一定能使人得到快樂和舒服。

它只是使自己更分明而清醒地活着——活着，活在現實的人間，使他感到痛苦和歡喜，感到悲哀和憤怒，感到絕望和希望！

它拷問着自己，也拷問着自己的同時代，它錘鍊着自己，也錘鍊着自己的同時代。

所以米勒說，藝術不是一種快樂的職業，乃是一場猛烈的鬥爭。

一場猛烈的鬥爭，因它抉發了人間的醜惡，勇敢地挑戰，安慰和鼓舞了人間的絕望和痛苦，製造和預言了人間的希望和光明，以作者自己一生的危難和辛苦和人間賭着人類歷史和命運的輸贏！

即使是失敗也罷，譬如絕望和痛苦，也終於使偉大的果戈里，朵斯陀也夫斯基和莫泊桑，走到瘋狂，走到死裏去。——但這也不過說明了他們的存活，他們的鬥爭的深刻而且艱鉅；他們的浴血的作品也正是他們曾經存活，曾經爭過的不可磨滅的業績和證據。

(二)

在十九世紀時，法國的藝術大師羅丹，曾寫給青年藝術家們以一句簡當嚴肅的箴言：「在作爲藝術家之先，先學做人！」

這真是多麼平凡真實而又驚心動魄的一句話！因為在人間，當是惟有做人是最爲艱難最爲辛苦的了，人是有感情，有理性的生物，生活在現實的人間，且是充滿了醜惡，矛盾，和缺陷的人間，要在這裏面作爲一個完整的人而生活下去，要以自己的力量來彌補人間的缺陷，調和了人間的矛盾，征服了人間的醜惡，這真如但丁所寫的「鍊獄」裏的人推轉巨大的岩塊上山一樣的困難，但人不能不如此做，除非他是逃避了現實和投降了現實，自願地作了他心理上的神仙和奴才，他可以免卻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許多痛苦，但這却是沒有血肉的人和賤價的藝術家，羅丹所告訴我們的却不是這樣！

作一個人，一個完整的，有血肉，有理性的人而存活在人間，那怕人間便是我們的火饑一樣的鍊獄，而藝術便是我們作爲人的存在和活動的最有效最有力量的工具，我們將以這來振作了我們的浴着血汗掙扎的精神，我們將以這來喚起了地獄深處的受難的絕望的靈魂！

所以藝術家，作爲生活在現實的人間的一個人，其任務是頗不輕鬆的。他將如背負着世界前驅的古代希臘的巨人，他將面對着時代和歷史的殘酷和黑暗，也更將咀嚼吞嚥了現實的人間所生長出來的苦澀的桑葉，並以這吐出了發光的纖美的絲，來衣被了人間，而自己也往往要被人間在滾熱的鍋裏燒焦或者煮死！

但即使要在人間的滾熱的鍋裏燒焦或者煮死，也並不迴避，並不畏懼，爲的是要莊嚴的做人；爲的是並不是活在怯懦者所製造的虛空的夢裏，或者活在無智者的被欺騙的謊話裏，乃是眞真切切活在現實的人間，且是充滿了醜惡，矛盾，和缺陷的人間！

所以在作藝術家之先，先學做人，這簡淨而嚴肅的箴言，我願用著蘸著我的歡喜和眼淚的

剛錐，將它如同金律一樣的雕鏤出來，使强者越發勇敢，感到歡喜；弱者震怖，感到戰慄！

（戰時知識創刊號）

詩人與現實

（一）藝術家的兩種類型

詩人和藝術家有着兩種絕不相同的類型：一是避開了現實，浸沉在自私和欺騙裏，得到世俗的幸運、榮耀，和聲名。一是敢於揭破了現實，敢於說着人生的真話，因此冒着一切的迫害和不祥，感到了人世的寂寞，悲哀，和痛苦，而仍然辛勤地工作着，希望着。

這兩者，俄國的果戈里都有着深切的說明，即一是「用檀香的煙雲來蒙蔽了人們的眼睛，用妖媚的文字，來馴服他們的精神，隱瞞着人生的真實，却祇將美麗的人物給他們看。大家都拍着手追隨着他的蹤跡，歡呼着圍住他的戎車，人們稱他爲偉大的世界的詩人，翱翔於世間一切別的天才們之上的太空中，恰如大鷲的凌駕於一切高飛的禽鳥一樣，他的姓名已足震動青年的熱烈的心，同情的淚，在各人的眼睛裏發閃……，在力量上沒有人能够和他比並，——他便是一個神明！」——是：「和這相反，敢將隨時可見却被漠視的一切，絡住人生的無謂的淤泥，以及佈滿在艱難的而常是荒涼的世界路上的嚴冷滅裂的平凡性格的深處，全都顯現出來，用了不倦的彫刀加以有力的刻劃，使他分明地，凸出地，在人們的眼前的作者，那運道可是完全兩樣了！他得不到民衆的高聲喝采，沒有感謝在眼淚中閃出，沒有被他的文字所感動的精魂的飛

揚！沒有熱情的十六歲姑娘懷滿著英雄的惆悵來迎接他！他不會從自己的逃亡上編甜美的聲音來令人沉醉；他逃不脫當時的審判。他不同意，不附和，像一個無家的游子，孤另另的站在空街上，他的事業是艱難的。他覺得他的孤獨是苦楚的。」（魯迅譯死魂靈第七章）無疑的，果戈里的自己，是走着第二條道路了。也果然，如他所說的，自己得到了自己的熱情而真摯的工作和辛勞的果報，一生孤獨，寂寞，悲哀，苦痛，這到後來還漸漸地長大，將他吞滅，使他走到疾病，走到瘋顛，走到死亡。

在臨死之前，他的遺囑，乃是說在墓碑上的題句應當是他曾「笑了」一個悲苦的微笑（*Laugh a bitter laugh*）。這是真實的，但也太謙虛了。

其實，在他的墓碑上，……也一樣，在這一類型的詩人和藝術家的墓碑上——纔真的應當雕刻了這勃朗寧的有名的詩句，作為一種至為崇高，至為深刻的紀念和讚美的墓文：——

「將現在給與狗子罷，給人們則以永劫！」

（113）波特來爾究竟離開了這個世界了麼？

當波特來爾在他的心靈談話的時候，我們，也好像分明地聽到了他的心靈的聲音：

「人生是一所大病院，在這病院裏的人，常常要想把病床調換。有許多人喜歡在火爐邊苦度，有許多人又願意在戶牖裏安居。」

照我看來，我覺得時時調換地方去走走，心神上總覺快樂得多。關於這個遷居的問題，我常常和我的心靈談起：

.....

最後我的心情說起話來了，他很聰明地對我說道：「不論什麼地方都是好的，只要脫離了這個世界」（那鵬舉譯波特來爾散文詩）

「互相理解是這樣的難，而且思想是這樣的不能傳達，即便在互相戀愛的人們中間！

」（周作人譯波特來爾窮人的眼）

我知道這裏所說的便是寂寞，這個寂寞使波特來爾如同孤兒一樣的流落在人間：「沒有父母，也沒有兄弟姊妹。」朋友呢？「他的意思我現在還不曉得。」祖國麼？「我還不知道他在甚麼緯度。」所以波特來爾說「我愛那雪，那飄渺的雪，奇妙而變幻的雪！」

其次，這個世界的殘暴，也使波特來爾感到恐怖，和悲傷，這誠如所寫在糕裏的故事，怎麼一片小小的糕餅，破碎的糕餅，會使兩個孿生兄弟一樣的童子，拚着生命的搏鬥，互相咬着耳朵，抓着頭髮，挖着眼睛，直到「他們爭鬥；爭鬥得困乏，流血，喘氣，不能再互相爭鬥，爭鬥的目的物也已不再存在」，因為牠已經「完全消滅，只存着點點的細塊，散亂地上，混合着沙粒」。

這故事誠然不美，足以使「整個的風物」都「陷於黑暗」，同時也轉變了他的「心靈的恬靜」，使他「悲傷了好久」！

所以，他和他的心靈商榷，他要離開了這個世界了，這可悲的敏感而苦惱的詩人！

祇是人類的不相理解，且互不互愛，人生之成爲一所大病院，這果是人類的無可逃避的命運麼？這不是社會機構，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凶暴，壓迫，歪曲了人性，使孿生兄弟一